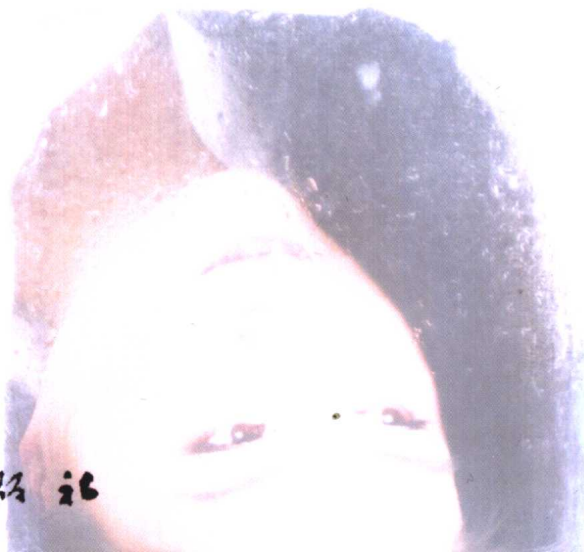


姐姐



●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步入独生子女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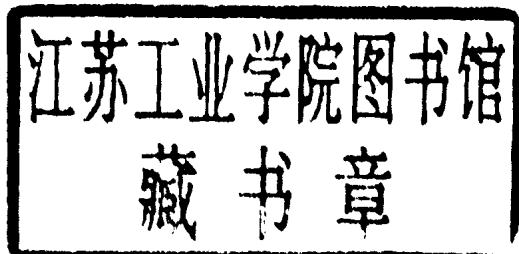
即将消逝的称谓——姐姐 吴晶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姐 姐

吴晶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姐 姐/吴 晶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2

ISBN 7-5059-4212-3

I 姐… II 吴…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4864 号

书 名	姐 姐
作 者	吴 晶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苹
印 刷	北京召心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55 千字
印 张	11.00
印 数	0001—3000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212—3/I · 3282
定 价	22.00 元

你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一、两个千禧夜 一样月如钩·····	1
二、今夜无人入眠·····	21
三、一切从滨海路开始·····	41
四、魂归何处·····	57
五、每一个 12 月 28 日，谁在怀念列侬·····	71
六、说时依旧·····	79
七、阿玛雷特咖啡·····	89
八、悠长的一天·····	116
九、ALBUM,MYLOVE·····	138
十、杨树叶儿，哗啦啦·····	159
十一、金领白领与蓝领 都是夜归人·····	171
十二、吃上一个思想者·····	192
十三、奔放的旋律·····	205
十四、亲爱的小孩·····	216
十五、又见祭日·····	225

十六、天可老，海能翻，能不忆童年·····	239
十七、光阴的故事·····	253
十八、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267
十九、微吟罢·····	281
二十、女人与小孩·····	301
二十一、除了这里的任何地方·····	312
二十二、当我小的时候，我听着收音机 等待最心爱的歌儿·····	326

一 两个千禧夜 一样月如钩

距离 2001 年 1 月 1 日还有 1 小时

血,赤红色的。

怎么会是这种红色呢?他还没见过这样的红。鲜红得有点过分的艳丽,像日本春宫片里女人的腮红。

一滴,又一滴,落下来,落在雪白的毛巾上。

他吃了一惊。

她用一条手臂横遮了眼睛,也掩盖了大半个面孔,他只能见到她的鼻尖、她的嘴唇和下巴。她的小尖下巴肉鼓鼓的,向上扬着。她的嘴微微开启着,嘴唇有一点干,她的气息有一点急,有一点喘。

他去拨她的遮住了眼睛的手臂,想让她移开一点,他想看见她的眼睛。

她拒绝了。

他去拉开她的另一只手臂,拉开她抓住毛毯的另一只手……她的手臂光滑轻凉,她的手和脚都有点小。他正视着她,一点一点。

她一直固执地抵抗着。她努力地拒绝着。

血还在滴。

他有些懊悔。怎么没有想过要温柔一点地启发她呢？

一开始，他吻了她的额头。她的额头有点小。他又吻了她的眉毛，她的眉毛虽然狭长秀丽，却好像未曾修饰过，因为双眉之间和眉梢上扬之处都有几丝细细的绒毛。他又吻了她的嘴唇，她的嘴唇稍微回避了一下，他还是吻了。他吻得很缠绵。

他没有从容地吻下去。

他急转直下，长驱直入。

因为，他已渴望太久。

“渴不渴？”或者“你疼吗？”又或者“对不起，我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我不会那么……”

他努力想说点什么。

曾经对着女孩子千言万语滔滔不绝，其中有情真意切的也有言不由衷。一向都是出口成章口若悬河，昧着良心的话要么不说要么说得天衣无缝。现在，他却一句话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启发她一下就好了。学过的。

只是，没有料到。太意外了，一时间，不知从何入手。

陌生了，这种感觉。“取悦别人，取悦自己”，刻意学过的。只是，他还没有启发过谁，也没有谁需要他来启发。

他感到她在竭力掩饰着羞涩，自己也一样。

他拨了拨她的头发。

她的发丝很柔软，黑漆漆的，卷曲着，散落在枕边，他抚弄着她的长发，像抚弄一簇一簇月亮下面湖水里的水草。她的头动了一动，他把手臂伸下去，揽住她的肩。她的肩柔软，而且圆滑，他想把她搂过来，让她靠近自己的胸膛，她还在抵抗，她的脸依旧埋在她自己的手臂之下，她背着他，转向另一

侧，他依旧看不到她的眼睛。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让自己的手指游移着，在她的肩上，她的背上，她的腰间，他的手指极尽缠绵。她的眉毛上耳朵上肉鼓鼓的下巴上……蜻蜓点水般，轻轻滑过。他的手指渴望停留在她的双唇之中，他将手指停在她的唇边，他不断地逡巡，在她的双唇之间。

终于，她张开嘴唇，轻轻地叼住他的手指。

他的手指在她的齿间停留了好久。她的牙齿轻轻咬了他，有点疼。她又咬了一下，很疼。他叹了口气，“小月，你把我的手指咬破吧。”他的手指依然向前探去。

终于，他感觉到了她的舌尖。他说：“小月，你看着我。”“不，我不看。”小月说我觉得我是在做梦。我觉得我才认识你，今天是1999年的12月31号晚上，你一见到我你就约我了。

1999年12月31日。

早上公司中方刘副总经理领老婆孩子一上班车，就嚷嚷要打扑克牌，要一雪上回中秋节被财务科长小孙连续两次从一打到十的双连败的奇耻大辱。刘总向小孙叫号，小孙却不以为然志在必得，从气势上谁也没有先胜一筹。刘总就说“小月，等会儿你上，让周工下！上回输那么惨就因为周工的步儿太臭。”

周工是土木工程的高级工程师，一个足智多谋的老太太。她曾经是刘总的上级，刘总从大学一毕业就在周工的手下做事。所以公司上下只有她管刘总叫小刘。

何小月所在的这家房地产公司是中外合资的房地产公司，

周工一退休就被合资方的外方反聘成工程监理了，薪水保密。中方高层十分不情愿让老周太太留下来，因为老周太太一辈子都不太听话，都巴不得她早点退。好不容易退下来了，拿着退休金，吃里扒外去了。还就在眼皮底下让大伙儿看着她吃里扒外。老周太太一开始还不太好意思干这个活儿，按她自己的话说这有点儿“不上讲究”。不过，大家都是一样地拿工资领奖金，那几个比自己学历低资历浅水平凹但是当着官说了算的高工们一分房子光装修就一下子掏得起几万块，还领老婆孩子上东南亚旅游、观光、购物，一趟得多少钱？老周太太心里明镜一样。怪自己那不争气没文化的小老三儿子老惦记着开出租车挣钱可是自己怎么也凑不出来给他买二手车的钱，也不得已豁出去老皮老脸，凭本事挣他一笔养儿防老的钱。再说小刘这几年也太急着捞了，不盯着点儿不光是对不起人家外方，也对不起中方。外方是人家私人的钱，中方是国家的钱。所以老周太太半推半就地就成了刘总的肥肉里面的一根又疼又痒又拔不出来的刺。

何小月是受聘于外方的销售部经理，公司里的光杆司令。因为何小月所需要的配合都来自于广告公司和媒体，中方推荐的拿提成的销售经理外方都不置可否，所以何小月只听从外方董事总经理一个人的领导。于是何小月是刘总争取拉拢的对象工、也是周工吐苦水的听众。

所以何小月听刘总说让自己打扑克让周工退位就说刘总我不如周工呢我要上了你今天最少得六连败。

这一上午，刘总和周工率众打开了扑克牌，胜负不详。

何小月最喜欢这种时候。隔壁热热闹闹地纠缠着，又事不关已，没有电话打进来，可以戴着耳机听点什么，把脸贴在泛着咖啡色光芒的办公桌上，想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即使睡着了也无伤大雅。

何小月近来夜里常常失眠，所以每天空闲的时间都挑一些懒

洋洋软绵绵的歌来听，好趴上一会儿，似睡非睡的，好打足精神。

“我只爱某一种体温，喜欢看某一个眼神……”

以前何小月闭上眼睛一听软绵绵的歌就昏昏欲睡，不知为什么这会儿歌词听得特别清楚。何小月最怕违反自己的“常规”，一有违反常规的事情出现，心里就害怕，又怕又找不到原因，就特别烦躁。一烦，心率就出现了早搏。不由自主地就慌慌张张的。

从小到大每一次心慌心悸的感觉，都记忆犹新。

2000年元旦销售部一天也不能休息，1月1号至5号在云海会展中心搞房展宣传，展位在前几天已经布置好了，宣传单，价格表早已经打印完……工作上不能出什么漏洞，打开文件夹，拿计划单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底漏。还是不放心。

给弟弟和妈妈打了电话，他们都挺好。

又给姜莲打电话，她和孩子都挺好。

李艾来电话要下午见面。

看来没什么异样，也就放下了心。

中午12点钟声一响，赵总就来了电话，他是外方董事兼总经理。何小月刚一接，就听隔壁财务科一声大喊“哈！再有十二个小时这个世纪就结束啦！调主！”

赵总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大家在做什么？”

何小月说：“午休时间，迎接新世纪。”

“小月小姐，你为什么你没有去打扑克牌？”

何小月最不喜欢别人叫她“小月”，她觉得人们应该叫自己小何、何小姐、何女士、何同志，就是不该叫自己“小月”。小月是自己家里叫的小名，怎么让人乱叫？不过赵总和刘总都叫自己“小月”，也不好纠正他们，就说：“我不会打扑克牌。”“那样会不会很闷？”赵总常常过于体贴，让周工感

到大有和何小月套近乎的必要，也让刘总夫人对何小月冷言冷语。

小月心里说我很闷很寂寞很想有个男人陪我但是这个话题让你和我来探讨的话你麻烦就大了你想妻离子散还是怎么的。心里一乐，庆幸没有可视电话，对方见不到自己言不由衷的表情。何小月严肃地说：“我们没有时间闷，我们在和广告公司一起准备明天开始的房展。”

“噢，那么，很好，预祝你们新年快乐。”

赵总四十多岁，中等身材，是一个挺儒雅的湖南籍香港人，常常在心猿意马之际欲言又止，让双方留有余地。这让小月感觉愉快，不像看见刘总的感觉。

1999年12月31日。

怎么也忘不了。

那天，李艾约了何小月下午三点在香芬酒店的大堂见面。

何小月从旋转门里一转出来，就看见了李艾。

李艾陷在窗边一棵高大的玉桂树下米色的沙发里，头发亮亮地闪着葡萄酒红色的光，松散地梳成两根很垂的麻花辫，穿着卡其色套头高领毛衣，毛衣的袖子在肩上断开，露一截胳膊后又长到手腕。看上去像是穿了一件毛背心又戴上一付长套袖。

“这又是什么新潮时尚？你冷不冷？”

小月坐下来，摸了摸李艾裸露的削肩问她。

“不过倒是挺性感的。”

李艾听了一挑眉毛，两只又细又长的眼睛努力瞪了一下，像只发情的野猫，小月最喜欢。

李艾的这个表情，又风骚，又俏皮。

李艾打开黑色长毛手袋，拿出一堆月白色精致的纸盒说：

“蜜丝陀佛面膜，眼膜，SKII，夏奈尔口红，C.D. 的沙丘香水，送给你，千禧年的礼物。”

小月说：“我的祖宗，你可真能乱花钱。”

小月数了数这堆礼物，说“我好像看见一间就要到手的房子又少了一个平方，而且这一平方最少可以摆一颗龟背竹或者一个冰箱。”小月那会儿是个负责卖房子的人，习惯把每一件衣服每一餐宴请每一件首饰都用房屋的面积去折算，姜莲说这是坐下病了。

小月继续数落李艾：“有你这号人存在，我和姜莲就永远都有饭吃。什么千禧年不干禧年的，人为地炒出个日子好弄钱而已，做买卖的和干新闻的合伙炒，炒来炒去，就为多骗点钱罢了，根本就是个愚人节。还千禧年礼物呢。你还是多存点钱吧，我看你是逮着个理由就乱花钱，什么贵你买什么，跟钱有仇啊？再说我这种人根本懒得用这些东西，每天能坚持洗脸就不错了。”

小月是真的怕李艾乱花钱，李艾嘟囔说你一絮叨我就觉得你像我妈那么老。

其实李艾不到十岁就没有妈了，她妈妈死于乳腺癌。

李艾用手摸了摸小月的眼角，说：“姐，你也该保养了，王权有的是钱，用不着我帮他省。再说他，”李艾伸出左手，无名指上套着一枚明晃晃的钻石戒指，小月握住李艾递过来的纤纤瘦瘦的手指打量，白金指环上简简单单嵌着一颗晶光四射的方型钻石。

“有三克拉，是吧？”小月问她。

“两克拉多一点，订做的，牌子叫 Free diamond。”

小月又把戒指端详了一会，心里一阵喜悦，轻松地舒一口气。

小月当然希望李艾嫁得好，但是一抬眼小月又看见李艾眼

波流转的样子，显得风情万种，而且心不在焉，心里暗暗一沉。“你想好了吗？结婚和哄男人可是两回事儿，你能保证把心思就放在王权一个人身上么？”小月问李艾。

“不知道。”

李艾答得挺快。

李艾从前在一家外国商社当雇员，王权有一个装饰工程公司和一家豪华的游泳馆，身家近亿，他不希望李艾在外企赚那种朝九晚七的辛苦钱，李艾自己也厌倦了外企职员之间的尔虞我诈小心翼翼，就辞了职，闲在家里。为这件事小月一直耿耿于怀。小月不赞成女人靠男人养，一旦养自己的男人靠不住了怎么办，难道像鼓励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广告歌里唱的“大不了从头再来？”和社会脱节了还怎么从头再来？

李艾看出来小月有点忧心忡忡的，就说：

“你别担心我，王权划给我的钱够我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准直到我能活到九十岁。姐，你别管我了。晚上吃完饭我陪你蒸个桑拿好不好？你把沙丘香水涂上，找个人去过千禧夜呀。”

小月说：“我才不蒸呢，我又不是馒头。怎么谁都闹着过千禧夜，‘世纪之交’这命名多难听，大姑娘小媳妇也不计较，张嘴就说。”

李艾说：“世纪之交怎么啦？世纪之交也不是谁特意准备的呀，到了半夜12点，敲世纪钟了，你不过，那时间也到了啊，也是下一个世纪了呀。”

小月说：“你这个傻瓜真笨，世纪之交的意思就是在新世纪来临的那一刻，性交。”

李艾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小月只是微笑一下。周围的人向她俩侧目，李艾知道别人在注意她，又忍不住乐，只好捂着嘴。小月则若无其事顾左右而言它。

李艾正笑着,王权和一个高个子的黄种人就出现在面前。

小月看他一眼就觉得只能用“黄种人”来称呼他,他是那种让人一下子分不清国籍的人。

小月觉得他不像大陆人。

国内的男士举止总有点粗糙,心不在焉。很挺拔地站一会儿可以,时间一长总得摸摸头发,抠抠耳朵。他也不像香港人,香港人总会有点趾高气扬的精致劲儿,台湾人么?台湾人看上去大都很谨慎,多少有点心虚地客客气气,日本人么?也不像。日本人装腔作势地点头哈腰,其实一肚子心机。韩国人么?更不像。韩国人的表情总有点团结紧张,过分严肃。小月自诩阅人无数呢,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他的国籍,有点好奇。

这个人的眉毛仿佛竹叶,由丹青高手以饱墨、以排笔一顿一挑而就,清晰,昂扬。他目光深邃,有一种繁星般的俯瞰,鼻子笔直,脸的轮廓可以媲美演《马语者》的罗伯特·雷德福,嘴唇有一种成年男子少见的红润。穿一条深褐色的休闲长裤,同样颜色的软鹿皮休闲鞋,套一件大地色系的驼色的鹿皮外套,看上去,气定神闲。

王权介绍说:“何小月,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部经理。警惕此人,住她卖的房子,后悔一辈子。这是李艾,我的贱内。”介绍“黄种人”说:“肖玉峰,我表弟,台湾的,刚到大连,在开发区办了个服装厂。”

李艾点一下头,小月伸出手和肖玉峰握了握,他的掌心干爽而且温暖。

王权问大家:“想好去哪儿吃了么?”

李艾悄悄问小月:“你想去哪儿吃?”

小月小声说:“你们吃吧,我今晚有事儿。”

李艾一下子不高兴了,“姐,千禧夜你不陪我?我一个人怎

么办？”

小月小声说：“王权陪你啊！你总跟我混什么？傻瓜！再说我得问问姜莲今晚她加不加班，她现在是报社首席记者，说不定有采访任务，我得把亮亮接过来，他才九岁，我不放心。”李艾说：“姜莲她妈家又不远，亮亮去姥姥家嘛。姐，你陪我嘛。”小月说：“姜莲她妈做饭挺糊弄的，亮亮一去什么也不爱吃，姥姥就生气，嫌他挑食。姜莲整天瞎忙，孩子总自己煮速冻饺子，大过节的，亮亮连顿好饭都吃不上，我不放心。”

李艾听了，眼圈儿一红，说：“那你就放心我？一打电话，你就说你正在开会，正在和客人谈点事儿，……好不容易见面，……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的，反正，谁都比我重要。”小月轻轻拍了她一巴掌，说：“你看你这点儿出息，挺大个人了怎么跟一个小孩儿争宠。”

王权一旁听得清楚，说：“姐，李艾时间长见不着你一点儿笑模样都没有，要不你把你朋友的孩子接出来一起吃饭吧。”王权把车钥匙给李艾，“去陪姐接那个小孩儿，别跟姐怄气，没出息。”小月说：“李艾你开车？我可不敢坐。我打车去接亮亮，你们定下在哪儿，到时候我去就是了。”

肖玉峰小声对王权说：“今晚我约了人，和你朋友一起，会不会你们不方便。”王权说：“有什么不方便的？小月，就等于我大姨姐，等一会儿要来的小孩儿是她干儿子，都熟，自己人。你约了谁了？就一块聚吧，千禧年之夜，世纪之交，咱哥俩怎么也得一起过。”

小月听王权说“千禧年之夜”几个字，一下想起自己刚才对李艾说的“世纪之交”，脸忽然一红。肖玉峰看了看小月，小月感觉到了，但是装作没注意。

等了一会儿，一个细高挑的女人，穿一件长到脚踝的黑色裙式羊绒大衣，露出荔枝红的毛衣，以一种从容不迫、见多识广的招牌神态，大步伐地来了。小月一眼就认出她来了，她叫秦雯。

在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人不认识秦雯，她是电视台著名栏目《围城内外》的主持人，也因为与一位著名企业家和一个足球名星的三角绯闻而名噪一时。

更重要的是，她曾经是何小月的同事。

小月没想到肖玉峰约会的人竟然会是秦雯，心里想秦雯可真是无处不在，哪儿都少不了她，莫名其妙地滋生出一丝酸意。不明白肖玉峰是需要秦雯帮什么忙呢，还是正在追求她？

这年月记者成了新兴的权力人物，尤其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活动能量都挺大，得罪不起。好好的一个新年聚餐如果成了一场公关应酬就无聊了。不过为了李艾，不计较吧，反正也没把千禧夜当回事儿。小月给姜莲家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亮亮，姜莲果然有采访任务，不在家。小月说亮亮什么东西也别吃，我去接你。又打电话给姜莲手机，姜莲说你随便吧，我忙得顾不上孩子了。

王权开着车载小月去接亮亮，肖玉峰开另一辆车带秦雯和李艾找地方吃饭。肖玉峰的车在人民路和五慧路上转了半天，秦雯和李艾也没商量好到哪里吃饭。见秦雯东评价一下西评价一下，没完没了地否定下去，肖玉峰说有一家韩国料理店，还不错，秦雯立即说：“那就去吧。”

小月至今还记得当时大家点的菜。

当时王权点了醉螃蟹，生牛柳，沾蜂蜜的新鲜人参，秦雯点了酱桑叶，小月点了双份的五花猪肉、双份的肥牛肉，因为亮

亮最爱吃烤肉。

秦雯说：“五花猪肉很肥的，你也敢吃，不怕胖么？”

小月笑了笑客气地说：“没关系。”

“喝什么呢？”

李艾问肖玉峰，王权说：“我看，今晚儿，难得，咱全体喝啤酒。”

肖玉峰说：“你开车呢。”

王权说不要紧，车停在这儿，我们今晚坐出租车。

秦雯不喝啤酒。

王权为她叫了一瓶郎姆酒，秦雯看了看，问服务生：“你们有没有波尔多的‘圣埃米林’？”服务生说：“我去问一下经理。”经理很快来了，说：“对不起，我们的红酒种类比较少。”秦雯皱了皱眉说：“算了，就朗姆酒吧。”

秦雯不大吃东西，手里握一只酒杯又斯文又优雅，不断和王权肖玉峰讨论关于“服装节”，“国际地位”，台北与本市，本市与香港比较之类问题。

小月和李艾十分专注地把一片片五花肉烤熟分给大家，教亮亮用生菜叶卷起来，亮亮吃得挺高兴，小月怕他光吃肉不吃菜，让服务生拿来一大碟蒜瓣和青椒。

她俩和亮亮都不怕辣，吃起大蒜旁若无人。惹得秦雯屡屡侧目，可能是看不惯。

肖玉峰时常盯着小月看一眼。小月假装没看见。

小月李艾和亮亮嘴里塞满菜包，又唧唧咕咕地说笑，王权看了，说：“姐，你们三个吃东西的样儿像姐仨儿，看着像三个小动物。”李艾说：“你才像动物呢。”王权说：“真的，你现在的样子像吃鱼的猫，亮亮像个小树袋熊。”王权没有评论小月。李艾说你吃不吃东西都像熊。